

◆李必雨

土匪经理 与交际花

云南人民出版社

5
TUFU JING LI YU JIAO JI HUA

内 容 提 要

紧靠边境的虎啸岭，发生了一起武装抢劫案，主犯是获得硕士学位的宁夏电视台的经理，他被斥为土匪，受指责，被斗争，并受身败名裂。他当然不服，坚持反诉。在他略于四面楚歌的时候，那位狂放不拘，豪爽风流的交际花却倾尽心力地替他涉险境，解围。他们是否能顶得住巨大压力；是否能帮助那姑娘玛蒂争遣厄运；他们的伙伴罗素是否能获得长期向往的幸福；《虎啸岭》系列小说将以引人入胜的动人故事，把读者带入既有神奇瑰丽的民族风情，又充满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的边地现实生活中去。

责任编辑：肖 梁
封面插图：孔令生

土匪经理与交际花

李必卿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湖北省阳新县印刷厂印装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125 字数：21.7千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60,000

ISBN7-222-00210-7/I·58 定价：2.20元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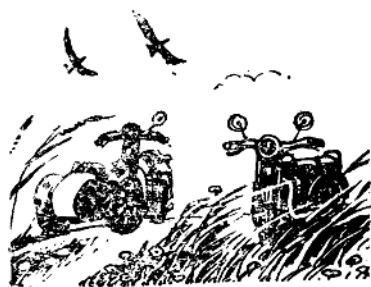
1	土匪经理轶事 ——虎啸岭系列之一
126	逼 婚 ——虎啸岭系列之二
161	没见过面的情人 ——虎啸岭系列之三
212	天魔女

I247.5
3369

BK P1127

土匪经理轶事

——虎啸岭系列之一



B 555757

1

一、边境抢劫案

国境线边格瓦山区的虎啸岭上有个小镇，镇名也叫“虎啸岭”。

1985—1986年，在离这边境小镇不远的“格努”河口和都拉寨内的大竹蓬旁，以及距界碑仅140公尺的“十二洞”公路弯道上，前前后后，出了三起抢劫案。改革年月、太平盛世，竟有人敢于持枪举刀，明目张胆地抢人、掠车，最后竟发展到拦截公安局押解犯人的车辆，这还了得！劫案消息震动了勐梭县，随即迅速传遍全州，使全州新闻界、政法界、工商界都为之瞠目结舌。

这三起抢劫案的主犯是同一个人，就是勐梭县第一个硕士学位获得者，以“狂、傲”著称的景颇族企业家 勒托 藻楠。奇特的是，他野性十足地胡搞，不仅始终昂首挺胸地逍遥法外，而且他那“宁贯哇公司”在斥责雷骂声中不仅不萎缩倒闭，反倒变戏法似地疯狂膨胀，象雨季天草坡上咕嘟嘟冒出的茄子一样。忽而这里钻出一家“宁贯哇”工厂，忽而那里又立起一处“宁贯哇”养殖场；你到虎啸岭镇上去看看吧，挂着“宁贯哇”牌子的商号、小店、馆子比比皆是，街上，驶过一辆又一辆车门上喷着“宁贯哇”标志的货车，叫人既眼热又气愤。

恢恢法网之所以罩不住他，自然有其微妙的原因。虎啸岭镇上好些人——特别是工商界人士——常常在酒酣耳热时愤激地议论，勒托藻楠敢于这么横蛮恣肆、胡作非为，还不是因为他腰杆硬、有后台？勐梭县委书记杨春与勒托藻楠的阿爹，已故副州长勒托省是生死之交。勒托藻楠称杨春为

“叔叔”，两人处得情同父子。万山丛中的边陲小县僻，“山高皇帝远”，县委书记一手遮天，勒托藻楠抢了人、劫了车又怎么样？县委、县政府和公检法只不过装模作样地“调查”一番，谁又敢碰他一根毫毛？

实在出人意料，这个勒托藻楠在又犯了好些事——据有关部门统计，共有十大罪行——行将灭顶之时，竟然向省法院递了《诉状》，把他的保护人杨春告下了！这是什么高招？有人说，勒托藻楠是在转移视线哩！赢得时间处理赃物，打算和他的情妇、声名狼藉的小镇交际花叶罕逃到国外！这又在边陲掀起了轩然大波！

虎嘴岭镇自古以来就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一处“栈口”。滇西一带“走夷方”的生意人和从缅甸八莫来的马帮，都必須在这里宿夜歇力、补充粮秣，因此，曾“繁华”过一阵子。解放后几起几落。三中全会以后，小镇好生兴旺，那些公司、商行、贸易中心、货栈的钢筋水泥楼房纷纷拔地而起。由于离国境线只有三公里，是与邻邦做生意的理想场所，因此专门从事对外贸易的“商号”就有十六家之多！短短几年间，这里就发展得比县城还热闹。

“格歹”埡口位于虎嘴岭镇东北面十一公里处，是一处地形陡峻、长相狞恶的令人谈虎色变的凶险地方。格瓦山脉从东北向西南逶迤行来，到这里象巨龙亮爪一样倏地伸出三支脚趾。三条岭子上都盘绕着一两条可容两人并肩行走的驮马路和一些羊肠小道，弯弯曲曲地从山脚扭上山梁子，到这里汇合，而后穿过埡口险路，合成一条宽宽的驿道。

解放前，这“格歹”埡口是刀客野匪出没之处。太阳挂上树梢之前和隐入山背之后，除了有“保商团”、“护路队”几十条汉子荷枪持刀地护送，很少有人敢于冒死穿过这

里。一则，保商团的兵丁傍晚时分确曾在这里听见老虎的嘶声；再则，这里出过好多件事，有时行经垭口的人少了，进入通道后，会突然听到窸窣窣窣的声音从两边坡上的林中响起，紧接着，几个、十几个把包头的一端咬在嘴里，遮住了大半边脸的大汉倏地在你前后左右现身。他们左手提着打开了机头的铜炮枪，右手晃动亮亮的长刀，一声不响地向你逼来。你只要稍微做出一点具有反抗意味的动作，脑顶必然挨上一刀、几刀！只有赶紧蹲下，把背箩、包袱、腰兜之类和其它值钱的东西放在一边，然后爬开俯伏在地，那样或许能留住一条命。民国三十四年到三十八年那阵子，刀客连接在这里作案，前前后后砍翻过三十多人，有七八个受害者还是筋强力壮的景颇汉子。虎啸岭镇街上好些人都说，这些野匪虽然穿的是景颇人的衣服，其实多半是“国军”打日本从缅甸退回来时流落在这附近的散兵游勇。那些遭难者衣服被剥光，扭曲着身子倒在路边，翻着白眼，散了光的眼珠子木呆呆地瞪着前面，身上的刀口子那蜷曲的肉翻着，馥满了苍蝇，酃酃的血凝成了暗褐色的块子。每添一条冤魂，这垭口总要臭二三十天。

解放后，经过雷厉风行的剿匪斗争与和平协商土改，民兵组织了村寨联防，又有大军驻守，到了一九五八年，土匪已经绝迹。一九八二年虎啸岭通了公路，来来往往的拖拉机愈来愈多，这里渐渐有了生气。晚上，只要带上防兽的武器，也有人敢独自穿过垭口通道了。

谁能料到，在百业俱兴、社会安定、万姓乐业的今天，竟还会爆出那么几桩抢劫案呢？

一月十七日那晚上，圆如玉盘、皎若冰晶的那轮明月刚从山巅后面爬上来，把峰头、梁子上那些百年巨树和挤在巨树

间的灌木、竹林都镀上一道道银边，往墨绿的树冠上面撒下万万千千的光点；同时，也给山岭、偏坡、岗峦上那些青光的地方涂上大片大片的黑条、黑块。蛙鸣咽咽，虫声唧唧。时不时，猫头鹰从枝头发发出凄厉的“咯—嘎咕”、“咯—嘎咕”的长啼，鹿子也“格—，格—”地哀鸣。如果谁在这个时候经过这里，微风轻轻摇动枝叶，一似幢幢鬼影，准保会腋下滴冷汗，浑身不由自主地起鸡皮疙瘩！

那条窄窄的山乡黄土公路上，一辆旧旧的“解放CA—10B”型载重汽车亮着大灯，吃力地哼哼着爬近了梁子，坡度小了。驾驶员勒梦纳舒了口气，换成了三档。前面路面上，时不时窜过一只松鼠、一只野兔，惊乍乍地飞快从路的一侧闪向另一侧，钻进林子。以往，他喜欢把油门踩到底去追那些傻乎乎的小动物，有一次竟辗着了一只鹿子。那鹿子在光柱里顺着路直直地跑，憋得令人吃惊。可今晚勒梦纳却全无心绪，一种不祥的预感、一股惴惴不安之情使他的心老悬着。

转了个弯，前面，黑乎乎的两座山峰和两峰间倒三角形的蓝天缓缓移近。路平了些，他换成了四档，准备冲坡。大灯的光柱刚照进垭口，他猛然看见，垭口通道中段的路中心有一条黑黑的东西躺着。“莫非是老熊？”他下意识地把横搁在座椅靠背上的双筒猎枪拿下来，倚在右手边。汽车冲进垭口通道，他终于看清楚了，前面那条黑东西原来是个人！

“是个醉鬼，还是具死尸？”再一想，两样都不可能。今天不是街子天，怎么会有醉鬼？而且在虎啸岭镇街上喝醉了，怎么可能走了十来公里到了这里才躺下？如果说是死人，久已不听说有刀客野匪了，他又会是 被谁弄翻的？不对，事情怕要糟！勒梦纳感到周身毛发直竖，心直往腹腔里沉。他猛

往右打方向盘，打算绕过去。

就在这时，那“死尸”一骨碌翻了起来，横走了几步，挡在汽车面前。大灯光幕中，那人瞪着他，眼珠似乎闪着绿光，手里那把锃亮的宽叶长刀一晃一晃的。

勒梦纳心一紧，额上直冒汗。他只好踩一脚刹车，拉起手刹，取下钥匙往口袋里一揣，抓过双筒猎枪，打开车门就往下跳。

两脚刚着地，他却又吃了一惊，三个小伙子左手提着铜炮枪，右手挺着长刀，正从路边向他一步步逼来。那三个小伙子穿的是一模一样的宁贯哇公司“工作服”，深黄的泰国曼谷式“夹克”、白衬衣、黑领带、深黄马裤、长筒棕黄色皮靴。胸前都别着一只三角形蓝底白色“NGW”（宁贯哇）字样的徽章。说来也好笑，这家公司以开天辟地的人类始祖、造物之神宁贯哇命名，而公司业务、甚至职工的衣着却都颇为现代化。还有比这不协调的吗？

勒梦纳心虚胆怯，声音抖抖地吼道：“你们，想干什么！”向后便跑。

他真是慌不择路！往回头路走，十来公里以内都是莽莽丛林，没有一个村寨，没有一户人家。搞不好，不是自己送到老虎口里或老熊爪下去吗？可勒梦纳顾不得了。

但是，跑了几步，他却又陡地停住，浑身发抖，手足冰冷，一步步向后退。

他前面，站着一个高个头的年轻人。这小伙子头发自然卷曲，皮肤棕黑，鼻梁、眉棱、颧骨都相当突出，使得眼睛显得深陷。鼻子以下、直到两边腮帮，一部美髯黑得发亮。他穿一套墨绿色的猎装，没带任何武器，双手抱在胸前。那双眼睛在月色下闪着豹子捕食前凝视着猎物那样的冷光。

勒梦纳退了三四步，周身的力气不知被谁抽空了，软软地一屁股坐到地上，“勒……勒托经理，哦，藻楠兄弟，饶，饶了我……”

五个穿工作服的小伙子和那条扮死尸的汉子围了过来。其中，一个个头矮小，蓄一撇小胡子，头发也自然卷曲的小伙子翻过刀背，抡起长刀，正要往下劈，打算用刀背狠狠教训勒梦纳一顿，那高个儿——勒托藻楠经理——瞪眼睛，喝道，“藻隆！”

藻隆一惊，恨恨地瞟了勒梦纳一眼，悻悻然收刀入鞘。

藻楠盯着勒梦纳，“交出来，钥匙！”

勒梦纳一抬头，接触到藻楠那电火一样的目光，心中又是一凛，低下头不敢再看他，手抖抖地掏出汽车钥匙，递了过去。

藻楠看看货厢下面的钢板，弯弯的。显然，车厢里没货，勒梦纳大概是放空，回家过年。不是准备过年，他还打算回来哩！况且，公路如网，到哪条线上堵他去？藻楠的目光移到驾驶室。月光下，驾驶室门上新喷涂的“云南省勐董县 联合贸易公司 5”那两排白色的字象在闪光。他冷笑一声，命令道，“上车！”便进了驾驶室，踩响马达，启动了引擎。

那六个小伙子押着勒梦纳登上了货厢。汽车大吼大叫地向虎啸岭驶去。

到了虎啸岭外两公里处的树林边，车停下了。勒托藻楠跳下车，到了车边，“勒梦纳，下来！”

勒梦纳看着那黑黝黝的树林，战战兢兢地爬下来，“勒……勒托经理，你……你要干什么？”

勒托藻楠咬着牙齿冷冷地道，“行车证、养路费证、保

险证、购油本，统统拿来！”

“在……在综合贸易公司驾驶员钱……钱师傅那里。”勒梦纳偷偷瞟藻楠，被藻楠那两道目光压得骨架子都似乎在缩小。另外那六个小伙子也恶狠狠地盯着他，手里的长刀一动一动的。

“哼！”勒托藻楠朝旁边吐了泡唾液，一挥手，上了车。两个小伙子从右边进了驾驶室，另三个小伙子，左边一个，右边两个，站在驾驶室外的脚踏板上，手抓着车门。

藻楠驾着车扬长而去。路边，勒梦纳呆呆地、无可奈何地站着，目送着他们。

空旷的镇街上，回荡着他们粗莽的歌声：

阿爹的长刀劈砍到过的地方，

阿妈的筒裙飘飞到过的地方，

我都到过——

去寻找美丽的姑娘！

消息传出，虎啸岭镇简直象炸了锅。第二天，镇街上几乎每家馆子、每家店铺里，人们都在议论勒托藻楠抢车的事。综合贸易公司里更是群情激愤。经理孔卫东那胖得象牛肚子果一样的圆脸胀得处处浸出血光，他扬起肥厚的巴掌猛地往桌上一拍，“狗操的！斗不过他勒托藻楠，老子的孔字倒着写！”也不知道他哪来这么大的力气，就象练过铁砂掌似的，这一掌竟将厚达七厘米的玻璃板击得裂成七八块！

就连平时与勒托藻楠称兄道弟，相处融洽的乡镇企业头儿们也认为，勒托藻楠“野”得实在太过分，办事实实在太出格！腰杆再硬，也不能这样蔑视法纪！如此胡来，不倒楣才是怪事！

是的，勒托藻楠去年在他的宁贯哇公司竖牌子之初就抢

过一次人，而且是兴师动众、明火执仗地抢！被抢者的单位和父母上告县委、县政府，这事迟迟未得到解决。大概他吃到了甜头，这次竟升了级，抢起汽车来了。

勒托藻楠是以办藤俱厂起家的。那时候，他在他老家琶纳寨的“公房”①旧址上盖了两幢大竹楼，雇了藤编师傅，把各寨愿意参加编藤活的人们集中起来，由师傅在竹楼里传授编藤几藤椅藤沙发的技术和规格。学成后，人们把活儿带回家去做。办了几期藤编训练班，师傅走了，可竹楼并未闲置。农闲时，青年男女们爱热闹，大都到这两幢竹楼里来，白天做藤活，晚上，就在竹楼旁的平场上跳“同嘎嘎”唱情歌。后来发展到了跳迪斯科，勒托藻楠也尽量提供方便，买了两盏汽灯，一大桶煤油供青年们用。大概是因为这里以前建过公房吧，寨里的人们顺口也把这两幢竹楼叫作“公房”。

离琶纳寨仅半个小时路程的帮拍寨有个姑娘叫玛毕，在州财贸学校读过两年书，毕业后被分配到虎啸岭镇供销社工作。供销社不缺会计出纳，主任便分配她站柜台。休息日回到家，晚上常和小伴们一起，到琶纳寨的“公房”去跳“同嘎嘎”。日长月久，和勒托藻楠的弟弟勒托藻隆恋上了。

藻隆那家伙有一段时间名声不那么好。他原先在州府上高中。毕业后进过几次高考考场，可始终名落孙山。1981年他父亲去世后，他又考了两次，但离录取线仍然很远。1983年，他不耐烦再考，跑去缠州政协和州民委那些叔叔伯伯，要个差事。按常情，副州长的公子，想当个普通职工，那还不是嘴巴都不消动就能办成的一桩小事？可藻隆的爹老倌毕竟已经作古：“人一走，茶就凉”，政协和民委好

①公房：解放前，村寨里盖来供青年男女爱用的竹楼。解放后自行取消。

几个老头子跑到劳动局去把嘴皮都磨薄了，过了半年，人家才施舍给慕隆一份工作，到车站当搬运工。

慕隆一怒之下，一趟回到勐蒗县虎啸岭琶纳寨，掘了他母亲六千元积蓄——他父亲平反、恢复工作后所补发工资的三分之一，回到州府去开了一间小杂货店，办了营业执照。当上了老板，他神气起来了。蓄起了小胡子，裹上了最时髦的衣衫，朋友也愈来愈多。莫看他才二十出头，阿公阿祖传下来的美德“有饭同吃”、“见者有份”，在他身上体现得充分得很。而七十年代勃兴起来的“哥们义气”他也学的个十足。朋友们当中，谁的日子过得蹙难了，只要开一声口，他五十—一百地递过去；谁办喜事，他成套地送礼品；如果朋友们带了孩子来小店吹牛、凑趣，柜台里的糖果、糕点他更盆地拿出来硬塞到孩子手上；要是到了吃饭时间朋友们还没走，他从货架上拿上几瓶酒，走，上馆子！这么折腾了不到一年，不止把六千多块本钱贴了个一干二净，而且还欠了七千多块的货款。这时，朋友们不见了。债主以他犯了诈骗罪告到了法院。慕隆接到了传票。

那时勐托慕楠兴办的琶纳藤俱厂正蒸蒸日上。接到了慕隆的长途电话，慕楠跨上他那辆“亚马哈”四个多钟头就跑了两百多公里，赶到了州府。到处寻慕隆不见，最后在一家狗肉店里找到了。慕隆独自一人正悠然陶然地品着糯米酒哩！一见皱着眉头板着脸的慕楠，吓得急忙站起来。“二哥！我……我还以为你……下午才会到……”慕楠紧闭着嘴，瞥了他一眼，把下巴一摆，往外就走。慕隆那没动过多少的狗肉和大半瓶酒也不敢要了，急忙付了帐，小跑着跟出去。

回隆慕住处的路上，慕楠从牙缝里狠狠挤出一丝声音，

“你倒悠哉嘛，现在还有心肠品米酒、吃狗肉！”蔺隆坐在后座上，扶住蔺楠的肩，自我解嘲地说：“二哥，我晓得你心好，不会眼睁睁要我坐牢。就是为了阿爹的面子，你也不会丢手。你不管我哪个管，退一万步说，就算你要让我吃点苦头、受点教训，尝尝坐牢的滋味，那，着急也没有用。所以呀，我手脚就不着急。这就叫：心底无事天地宽！”

蔺楠咬牙道：“好！你的天地倒实在宽！”他把摩托车开得如同闪电，吓得路人纷纷慌忙往两边躲。

到了蔺隆租住的那间斗室。一进屋，蔺楠就关了门。蔺隆吓得愣了杌，嘴巴张了张，可什么声音也没有吐出来。蔺楠一回头，一发臂，“砰！”一拳把他打得飞到床上。“叫你记住阿爹的面子、阿爹的名誉！”蔺隆昏头昏脑，爬起来，哀叫道：“二哥……”蔺楠朝他右肩窝子又是一拳，打得他歪倒倒旋了两转。“叫你记着怎么为人、怎么自立，怎么把自己的天地弄得比牢房的空间宽一点！”蔺隆还没站定，左肩窝子又挨了一拳。这一下他实在站不住了，趑趄趑趄退了几步，坐倒在地。“叫你记住二哥怎么管你！”

勒托蔺楠为他还清了债，把他带回瑟纳寨，安排在藤俱厂当工人。工资计件，但不论他做到八十元、一百元，大部分都扣下还帐，每月只给十五元生活费。

蔺隆回乡后，在藤俱厂边干活、边苦苦思索了好几天。以后，简直变了一个人。烟酒都戒了，勤奋得出奇。蔺楠观察了他将近一年，对他基本上放了心。适值成立宁贯哇公司，管理人员奇缺，这才把他提拔为生产处长，让他试着管理藤俱厂和家禽饲养场。

挂起了公司牌子，增建了商店、餐馆和缝纫厂，亟需财务人员。玛毕在供销社用非所学，早就窝了一肚子气。蔺隆劝她

到宁贯哇公司的财务处来，工资每月120元，奖金在外。她眉开眼笑地同意了。第三天，到了虎啸岭镇，她找了供销社主任。主任冷笑道：“留职停薪去宁贯哇公司？哼哼，公司！告诉你，莫看他壳子上标的是集体所有制，内瓤里，典型的私营企业，它非法超雇了多少工人？剥削了多少剩余劳动？这样的公司也长得了？你想往火坑里跳也随你。去了，以自动退职论！”退职就退职！玛毕回到了家。她阿爹是个退休干部，一知道她退了职，勃然大怒，逼着她回去供销社作检讨。“放着金饭碗不端，去什么宁贯哇公司？这几年的什么公司、专业户、万元户垮了多少？宁贯哇公司，名字好听，虹搭的桥也能走？你去勒托家掺和什么？宁菠瓦①一死，他那家还象个什么家？四个儿子哪个是成器的？老大老二大学毕业，放着国家干部不当，跑回来做生意，国家花了几箩筐银子培养他们出来，为的就是让他们用学得的知识给自己赚大钱？那种昧心钱用起来不烫手？老三老四，两个浪荡子弟。把宁菠瓦遗下的钱都抠空了！提起宁菠瓦，我都想哭！老四藻隆更不象样，蓄那么长的披肩发，到底算女人还算男人？穿的那裤子也叫裤子？把屁股蛋蛋绷得那么圆，想起都恶心！以后再往他们家跑，我砍了你的腿！”

第二天，玛毕的阿爹押着她去到了虎啸岭镇供销社。供销社主任和玛毕的阿爹本来就熟识，两个老头子你一杯我一杯地喝光一瓶酒，你一句我一句地把玛毕数落了一顿。让玛毕做了保证，她阿爹才放心地搭手扶拖拉机去了。

过了一夜，玛毕在天一亮时就跑到了宁贯哇公司。见到藻楠，叫了一声“二哥”，那眼泪就只顾成线地流，把这几

①宁菠瓦(níng bō wǎ)——景颇语：领袖、首领。这是群众对前州副主席勒托省的尊称。

天受的委屈都拎着底底一古脑儿倒了出来。藻楠听到那些贬抑宁贯哇公司和他们四兄弟的那些话，皱皱眉头淡淡地一笑，“玛毕，我们这公司，以后只怕还要挨骂，而且，要承担好多风险，确实有垮掉的可能。这泥潭你有决心跳下来？”

玛毕看了他一眼，又垂下了眼帘：“二哥，人家要是怕了，还敢来找你？”

好“！”藻楠一抚掌，“宁贯哇公司要的就是这样的职工！”他伏案疾书，写了一张便条递给她。玛毕，你到公司缝纫厂量衣服。”

过了一天，玛毕一身光鲜地到公司财务处上班。宁贯哇公司第一个穿工作服的，便是这位脸儿团团、鼻梁两旁洒着些雀斑的不怎么起眼的女孩子。这身衣裳实在“洋”气、实在漂亮：黄西服、白衬衣、黑领带、蓝西式裙，外加一个缀满银泡泡银流苏的景颇挎包。玛毕上下班，从区委租给宁贯哇公司的那幢旧楼——公司职工宿舍——出来和回去、经过街子的时候，总会吸引得若干条艳羡的、嫉妒的、不屑的、鄙视的目光往她身上粘。

藻楠给了藻隆一个星期的假，递给他两千块钱，让他去购买家俱、置被褥、布置新房，筹办婚事。

衙子天中午，玛毕去到缅甸来的行商的摊子前，打算买个泰国化妆盒。忽然，她身后来了幽幽咽咽的泣声。她惊讶地回头一看，呀！竟是她的阿妈！

“玛毕，你好狠心！你阿爹气得瘫在铺位上，都快回阿公阿祖的地方去了①。你，忍心不回家去看他一眼？”她阿妈哭着说。

①景颇族传说，一千年前，景颇族由木北省腊崩（今青藏高原）迁来。人死后，灵魂将沿着迁徙道路，回到木北省腊崩去。